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卷

目 录

反 杜 林 论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版序言	7—18
一	7
二	10
三	17
引论	19—36
一、概论	19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31
第一编 哲学	37—159
三、分类。先验主义	37
四、世界模式论	45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51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62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72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83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92
十、道德和法。平等	105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119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131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142
十四、结论	157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160—280
一、对象和方法	160
二、暴力论	173
三、暴力论（续）	181
四、暴力论（续完）	190
五、价值论	201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214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220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230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240
十、《批判史》论述	249
第三编 社会主义	281—351
一、历史	281
二、理论	292
三、生产	309
四、分配	323
五、国家，家庭，教育	339

自然辩证法

[计划草案]	357—359
[总计划草案]	357
[局部计划草案]	359
[论文]	360—522

导言	360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380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389
辩证法	401
运动的基本形式	408
运动的量度。—— 功	426
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 台特	442
热	448
电	453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509
[札记和片段]	523—655
[科学历史摘要]	523
[自然科学和哲学]	542
[辩证法]	553
[(A) 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553
[(B) 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界限”]	564
[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586
[数学]	601
[力学和天文学]	617
[物理学]	623
[化学]	637
[生物学]	639
[各束手稿的名称和目录]	656—657

《反杜林论》材料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661—688
第一部分	661

第二部分	680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689—695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中 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696—710
注释	713—796
《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	797—804
《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	805—809
人名索引	810—834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835—857
期刊索引	858
名目索引	859—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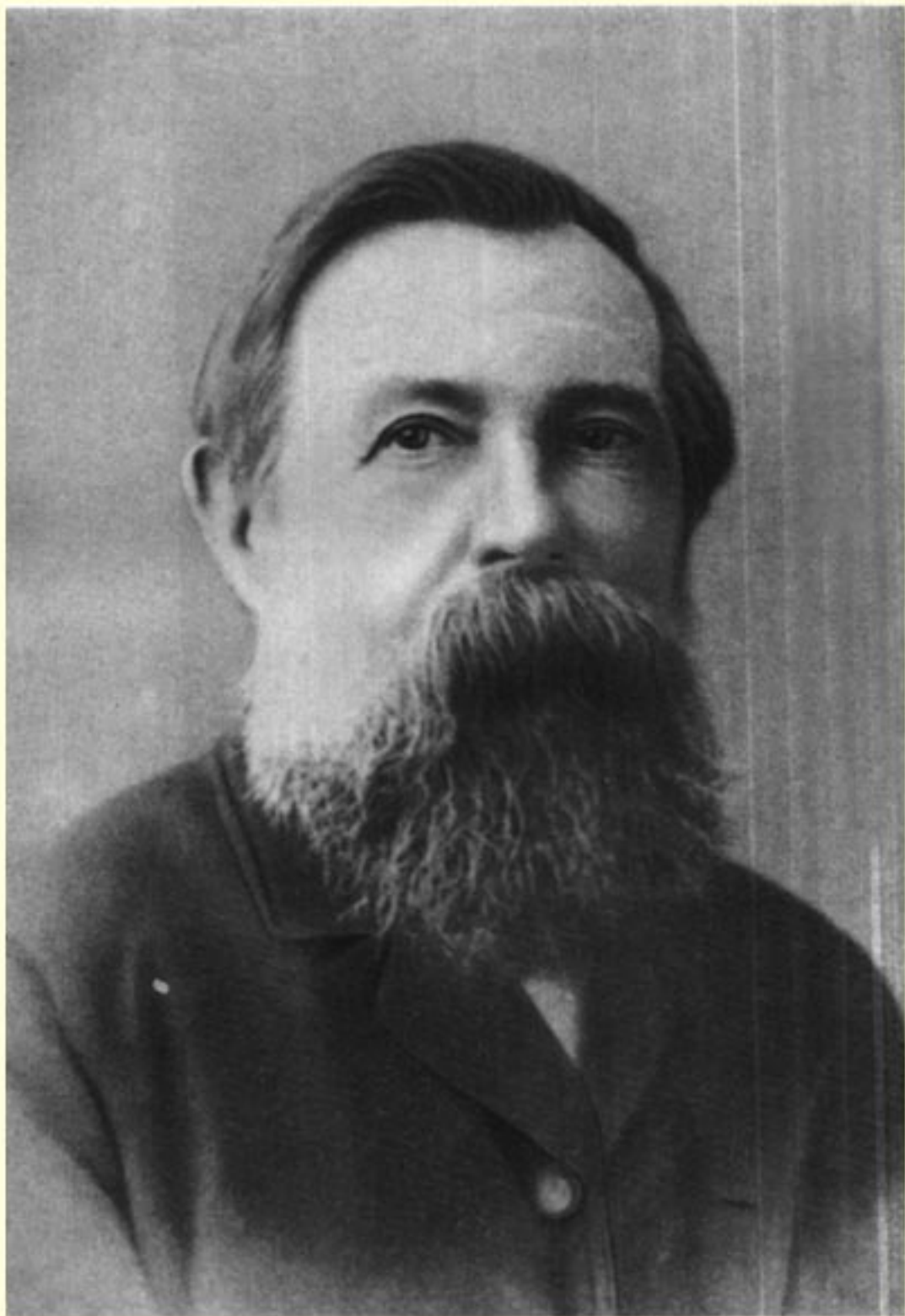
插 图

弗·恩格斯像(1888年)	2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第三版的扉页	5
卡·马克思《评杜林 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的第一页	247
弗·魁奈的《经济表》	277
《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	355
《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材料的第一页	543

弗 ·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论

自 然 辩 证 法



弗·恩格斯

——

反 杜 林 论¹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9 月—
1878 年 6 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77 年 1 月 3 日—1878 年
7 月 7 日《前进报》

1878 年于莱比锡印成单行本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Von
Friedrich Engels

Dritte, durchgesehen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tuttgart
Verlag von J. F. W. Dietz
1894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第三版的扉页

三 版 序 言

三 版 序 言

—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²，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³上批判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

虽然如此，但是在一年之后，我才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

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更广泛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 1877 年初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同这一对象的科学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学内容极不相称的详尽程度。但是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详尽程度的理由，一方面，它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

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嚣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科学等方面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也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⁴。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傲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⁵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它和这一过程是分不开的,可是由于我们工人的非常健康的本性,这种幼稚病无疑地将被克服。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出来说话的领域里,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末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正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谬误的或歪曲的断言。在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几个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谈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象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⁶。在这方面人们对于表达上稍有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所给予的那种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

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的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内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所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被批判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测量低温的仪器，不是用来测量温度高低，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无知的高傲。

1878 年 6 月 11 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发行新版，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书不但在 1877 至 1878 年间分篇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以单行本和分册的形式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所写的关于杜林先生的东西，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⁷颁布之后，本书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要是不死抱住神圣同盟⁸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的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但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照顾，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本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不得不简单地听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